

第一百二十七章 不甘撒手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四月中，春意已然明媚濃鬱的無以複加，整個江南都被籠罩在暖風之中，街上行走的人們已經開始隻穿夾衣了。而在離蘇州千裏之地的京都城外，隔著很遠的距離，還能看到蒼山頭頂的那一抹白雪，宛若死屍臉上覆著的白由一般冰冷。

那個戴著笠帽的高大漢子收回了投注在蒼山頂上白雪的目光，沉默地喝盡杯中殘茶，要了一碗素麵，開始沒滋沒味地吃著。

這個地方在京都之外三十裏地，叫做石牌村。

而這個戴著笠帽的高大漢子，則是千辛萬苦從江南趕到京都的慶廟二祭祀三石大師。三石大師入京不為論道，不為折一折禦道外的垂柳，他是來殺人的，他是來...刺駕的！

雖然範閑在江南，有意無意間放了他離開，但是監察院查緝嚴密，縱算西北路未放重兵，但是三石要繞過監察院及黑騎的封鎖，來到京都，仍然花了他不少時間。

君山會確實是一個鬆散的組織，但當這個組織擁有了一個異常神聖及重要的任務後，它的重要性就突顯了出來，而這個神秘的組織，究竟集合了天下多少勢力的重要人物，也沒有幾個人能清楚。

三石大師雖然貴為慶廟二祭祀，但在君山會中也沒有多少說話的力量，而且他個人是相當反對君山會在江南的安排。在嚐試著對範閑地施政進行幹擾而沒有成功之後，這位三石大師將自己作了棄子，脫離了君山會的安排，單身一人，壯誌在胸，如心藏一輪紅日，就這般傲然遠赴京都。

赴京都殺人，殺那不可能殺之人。

他一麵想著，一麵沉默地吃著麵條，依照大師兄當年的諄諄教導。把每一根麵條都細嚼慢咽成為麵糊糊，這才心滿意足地吞下腹中。

不知怎的，三石大師吃的悲從心來，難以自抑，兩滴渾濁的淚水從他蒼老的眼眶裏滑落，滴入麵湯之中。

他要入京去問問那個皇帝，為什麼！

...

吃完了麵條，他戴正了笠帽。遮住自己的容顏，拾起桌邊的一人高木杖。離開了麵鋪，沿著石牌村山腳下的那條小路，開始往京都地方方向走去。

前方是那座黑暗的皇城，後方那座潔白的山，苦修士走在當中。

林子越來越深，路也越來越窄。天時尚早，沒有什麼樵夫勤勉地早起砍柴，荒郊野外，也不可能有什麼行人經過，山路上一片安靜，安靜的甚至有些詭異起來。連鳥叫蟲鳴的聲音都沒有。

三石大師畢竟不是一位精於暗殺的武者，隻是一位有極高修為的苦修士，所以心裏雖然覺得有些奇怪，卻也並沒有如何在意。

朝廷與君山會都應該不知道自己從江南來了京都，知道這件事情的。隻有北齊聖女海棠姑娘。而無論從哪個方麵來說，海棠都不可能將自己地行蹤透露出去。三石大師很相信這一點。他不認為有人會事先掌握到自己的路線，從而提前進行埋伏。

所以當那淒厲絕殺地一箭，從密密的林子裏射了出來，想狠狠地紮進他的眼眶裏時，三石大師感到十分意外。

那一枝箭飛行的模樣十分詭異，最開始的時候悄無聲息，如鬼如魅，直到離他的麵門隻有三尺之時，才驟作厲嘯，箭嘯勾魂奪魄，令人無比恐懼！

嘶...吼！

黑色地長箭，仿佛喊出了一聲殺字。

...

三石大師悶哼一聲，長長的木杖往地麵上狠狠地戳，雕成鳥首的木杖頭，在極短的時間內向前一伸，擋住了那一枝宛若天外飛來的羽箭。

釘的一聲悶響，那枝箭狠狠地射進了木杖之首，箭上蘊著地無窮力量，震得三石大師手腕微微一抖，杖頭刻著的鳥首在一瞬之間，炸裂開來！

三石大師眯起了雙眼，心中生起一股寒意如此迅雷一般的箭技，似乎隻有征北大都督燕小乙才有這種水平，而燕小乙這時候應該在滄州城，離京都應有數千裏地。

隔著林子裏的葉子，三石大師那雙清明的雙眼，看清楚了箭手地麵容，那是一張年輕而又陌生的臉，但他知道自己親手接地那一箭，一定是得了燕小乙的真傳，這個陌生的年輕人，一定是燕小乙的徒弟！

在想這些事情的時候，三石大師早已借著那一杖的反震之力，整個人飛向了空中，像一隻大鳥一般展開了身姿，手持木杖，狀若瘋魔一般向著那邊砸了過去！

雖然他不知道為什麼對方要來殺自己，但在自己進入京都、問皇帝那句話之前，他不允許自己死去。

三石大師身材魁梧，頭戴笠帽，杖意殺伐十足，整個人翔於空中，像隻凶狠的大鳥，充滿了一去無回的氣勢。

與神箭手交鋒，最關鍵的就是要拉近與對方之間的距離，但是...此時躍至空中，將自己的空門全部展現給對方，而且人在空中無處借力，更不容易躲開那些鬼魅至極的箭羽...

三石大師掠了過去，看著那名箭手寧靜的麵容，知道對方要借機發箭。

果吧其然，那名箭手也不知道

如何動作，雙手一花，已自身後取出一枝箭羽，上弦，瞄準，射擊！

很簡單的三個動作，但完成的是如此自然，如此和諧，如此快速，就像本身就是無法割裂的一個動作而已，很美麗。

這種簡單地美感。來自於平日刻苦的練習與對箭術的天賦。

嗖的一聲！第二枝箭又以射向了三石大師的咽喉，此時他人在空中，根本無法躲避如此迅疾的箭！

但三石等的就是這一刻。

他悶哼一聲，不躲不避，將真氣運至胸腹，以自己最愚蠢，也是最厲害的鐵布衫硬撐了這一箭！

箭枝射中他的咽喉，發出咯的一聲怪響。

三石大師眼中異芒一閃，整個人已經殺至那名箭手地身前，一杖劈了過去！

此時兩人間隻有三尺距離。那名箭手如何能避？

...

箭手依然麵色寧靜，對著那如瘋魔般的一杖，整個人極為穩定地往後退了兩步，長弓護於身前，口中吐出一個字：“封！”

四把金刀不知從何而來，化作四道流光，封住了三石大師那絕殺的一杖！

一道巨響炸開，刀碎。杖勢亂，林間一片灰塵瀰漫。

而在漫天灰塵之中。箭聲再作，一枝奪魂箭穿灰越林，在極短的距離內，再次射向三石大師的咽喉。

距離太近了，三石大師不及避，也不敢讓自己最脆弱的咽喉不停接受燕門箭術的考驗。於是他豎掌，擺了個禮敬

神廟的姿式。

對方用四刀封己一杖，自己便用一掌封這一箭。

那枝細細而噬魂地箭，釘在他三石大師寬厚有老繭的掌緣，就像是蚊子一般，盯住了可憐人們地肉。搖晃了兩下，才落下地去。

隻是很輕微地一叮，一釘。三石大師的身體卻劇烈地搖晃了起來

他被這一箭震的往後退了一步...又一箭至，三石大師，再舉掌。封，再退。

灰塵之中射出來的箭越來越快。就像是沒有中斷一般，不知道灰塵後方那名箭手，究竟擁有怎樣可怕的手速！

如是者九箭。

三石大師被硬生生震退了九步，被那些可怕的箭羽逼回了山路之邊，他悶哼一聲，真勁直貫雙臂，長杖一揮，震飛最後那枝箭...然後發現腳下一緊，一個恐怖無比地獸夾咯的一聲，血腥無比地夾住了他的右腳！

這隻獸夾這麼大，應該是用來夾老虎的，縱使三石大師有鐵布衫不壞之功，但驟遇陷阱，小腿上依然血肉一開，鮮血迸流。

三石大師一聲痛苦的暴喝！皺緊了不甘的那雙眉，他地咽喉上也有一個小血點，握著木杖的手上，也有許多小血點，正緩慢地向外滲著血。

這麼多枝鬼神難測的厲箭，如果是換成別的人，早就被射成了刺蝟，也隻有他，才沒有受到真正的傷害，隻是可惜最後依然是被這些箭逼入了陷阱之中。

灰塵漸落，對面林子裏，再次出現了那名年輕箭手的臉，還有四個手握殘刀地刀客。

三石大師冷漠地看著對方，開口說道：“沒想到，是你們殺...”

話還沒有說完，那名年輕箭手是來殺人滅口的，也沒有與三石大師對話的興趣，雖然他知道三石大師也是位傳奇人物，但年輕一代的成長翹雄，並沒有多餘的敬畏心。

年輕人用穩定的右手手指將淬了毒的黑箭擱在弦上，再次瞄準了無法行動的三石大師咽喉。

“射。”

他說了一聲，而自己手中的箭卻沒有脫弦而去。

林子裏一片嘈亂，不知道從四麵八方湧出來了多少箭手，隔著十幾丈的距離，將三石圍在了正中，手中都拿著弓箭，依照這聲射字，無數枝長箭脫弦而出，化作奪魂的筆直線條，狠狠地紮向正中的三石大師身體！

三石瞳孔微縮，看對方這安排...知道自己今天或許真的活不下去了，能夠在山中安排如此多的箭手，這一定是軍方的人手，再如何強大的高手，在麵對著軍隊無情而冷血的連番攻勢後，也無法存活下來，更何況自己的右腳已經被那可惡的獸夾夾住了！

自己不是葉流雲，不是苦荷，三石大師在心頭歎息了一聲。揮舞著手中地長杖，抵擋著來自四麵八方的箭雨。

當當當當，無數聲碎響在他的身周響起，不過片刻功夫，已經足足有上百枝飛箭被他的木杖擊碎，殘箭堆積在他的身周，看上去異常悲涼。

也有些箭射穿了他的防禦圈，紮在他的身上，隻不過這些箭手不如先前那位年輕人，無法射穿三石大師的鐵布衫。

那名領頭的年輕射手並不著急。隻是冷冷看著像垂死野獸掙紮一般的三石大師，看著這位苦修士與漫天地箭雨無助搏鬥著，他知道，對方的真氣雄厚，如果想要遠距離射死，就需要耐心，要一直耗下去，隻要三石的真氣稍有不濟之象。一身硬紮本領再也無法維持...箭矢入體，那就是三石的死期。

所以他隻是瞄準著三石的咽喉。冷漠地等著那一刻。

而林子裏的幾十名箭手，也隻是冷漠地不停射著箭。

三石大聲嚎叫著，不停揮舞著木杖，在箭雨之中掙紮。

終有力竭的那一時。

所以此時三石的勇猛威武，看上去竟是那樣地悲哀。

麵對著強大的軍隊機器，武道高手...又有什麼用？

這是一個何等樣冷酷地場景。

無情的輪射仍然在持續。堆積在三石大師身中的斷箭越積越高，漸漸沒過了他的腿，將那獸夾與受傷的腿全數淹在了箭羽之中，看上去就像是一位**的修士，正在不停劈著即將點燃自己地柴堆。

三石大師的衣裳已經被打濕了，汗濕。他揮動木杖的速度，也緩慢了下來，顯然真氣已經不如當初充裕。

就是這個機會，一直等了許久的那名領頭箭手輕輕鬆開自己的中指，弦上的箭射了出去！

嗖地一聲。釘的一聲，整個林子。整個天地似乎都在這一瞬間安靜了下來。

三石大師握著咽喉上的箭羽，口中喃喃作響，卻已經說不出什麼話來，鮮血順著他的手掌往外流著。

四周的箭手也停止了射擊。

那名年輕地箭手皺了皺眉，冷漠無情說道：“繼續。”

箭勢再起，一瞬間，三石的身上就被射進了十幾枝羽箭，鮮血染紅了他地全身。

三石緩緩閉眼，在心頭再次歎了口氣，知道示弱誘敵也是不可行，那名燕小乙的徒弟做起事情來，果然有乃師冷酷無情之風。

他一揮手，大袖疾拂，拂走箭羽數枝，雙目一睜，暴芒大現，暴喝一聲，一直持在手中的木杖被這道精純的真氣震的從外裂開，木片橫飛，露出裏麵那把刀...那把大刀！

在蘇州城中，三石曾經一刀斬斷長街，而此時，他這一刀卻...隻能斬向自己。

斜劃而下，刀鋒入肉無聲，他狠狠地將自己的右小腿砍斷！

再也不會被獸夾困住，三石如斷翅的大鳥一般，再次戾橫起飛，如蒼鷹搏兔一般殺入對方陣中，刀光潑雪，令人潑血，一個照麵，便砍掉了三個人頭，破開數人胸腹，林間一片血殺！

好霸道的刀！

...

當三石出刀的時候，那名冷漠的年輕箭手，已經轉身離開，悄無聲息地上了樹，開始一箭一箭的射出，他知道對方已經到了強弩之末，又自斷一腿，血這般不要錢的流著，對方支持不了太久。

果不其然，刀光在驚豔一瞬之後，依然是逐漸黯淡下來。

在殺死了一地箭手之後，三石大師體內毒發，傷發，血盡，頓長刀長柄於地，悶哼一聲，吐出了最後一口濁氣。

慶廟二祭祀，死。

確認了三石的死亡，箭手們圍了過來，他們都是軍中的精英，今日前來圍殺...甚至是無恥地謀殺慶廟的二祭祀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保持表麵的平靜，尤其是先前對方中計之後。還能自斷一腿，殺了自己這麼多兄弟，這些人此時回想起來，都不禁心生寒意。

“收拾幹淨，你們回營。”那名年輕箭手冷漠說道：“丁寒，你負責清理。”

一名軍人低聲行禮應下。

林子裏再次回覆了平靜，這些軍中善射者，脫去了自己地偽裝，另尋隱秘地換裝回營。

出林之後，那名年輕的箭手已經換成了一身普通的百姓服裝。並沒有隨著大隊回營，而是東拐西轉出了山林，找

到了回京的官道，路上搭了一個順風馬車，一路與那名商人說笑著，就這樣入了京都。

入了京都城，這名箭手先是去吃了兩碗青菜粥，又在街邊買了一架紙風車。穿過南城大街，行過僻靜小巷。在一家說書堂的門口看了看，似乎沒有經受住今日話本的誘惑，進樓要了碗茶，一碟瓜子，開始聽書。

聽了一陣，他似有些尿急。去了茅房。

在茅房後出了院牆，確認沒有人跟蹤之後，進入了一座府邸。這座府邸不知是誰家的，他走的如同在自己家裏一般輕鬆自在。

入了書房，他拜倒於書桌之前，對著桌下那雙小巧的腳。稟報道：“殿下，已經除了。”

“辛苦了。”慶國長公主殿下李雲睿微微一笑，這位美麗的似凡人地女子，一笑起來，更是平添幾分媚惑之意。

那名年輕箭手在射殺三石大師之時。顯得那般冷酷無情，此時卻不敢直視長公主的雙眼。起身後，規規矩矩地站在一旁。

“三石...真是可惜了。”長公主惋惜無比歎息道：“不聽本宮的話，非要效匹夫之勇，在如今這時節，怎能讓陛下對咱們動疑？一切都沒有準備好，如今不是動手的時機，像這樣不聽話的人，隻好讓他去了。”

年輕箭手依然沉默著一言不發，知道對於這些大事，應該是長輩們關心的問題，自己

隻需要執行就好。

長公主看了他一眼，微笑說道：“你不能隨燕都督在北方征戰，可有怨言？”

年輕箭手笑著說道：“父親在北邊也隻是成日喝酒，哪裏有京裏來的刺激。”

又略說了兩句，長公主便讓他出了書房。

這座府邸無名無姓，沒有人知道長公主偶爾會來到這裏。她最喜歡自己一個人坐在這個書房裏想些事情，往往都會將自己想的癡了起來。

君山會？...她地唇角泛起一絲自嘲的笑容，在自己還小地時候，自己組君山會的目的是什麼？是想替慶國做些事情，是想自己可以幫皇帝哥哥做些皇帝哥哥不方便做的事情，比如殺殺哪位大臣，搶搶誰家的家產。

雖然皇帝哥哥一直不知道君山會的存在，可是這君山會在暗中可是幫了他不少地忙，比如與北齊間的戰事，比如對東夷城的暗中影響。

隻是這事情什麼時候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？君山會的宗旨竟然在自己的手中發生了一個天大地變化！

長公主的臉上閃過一絲淒楚，想到了遠在江南的範閑，想到了內庫，想到了監察院，想到了皇帝這兩年來所表現出的疑忌與傾向...我贈君明珠，君賜我何物？

她閉了雙眼，複又睜開雙眼，眼中已然回復平靜，微笑想著，既然君不容我，自己總要愛惜一下自己，為此付出一些代價，也不是不可以的，袁先生說地話，確實有他的道理。

還是那片山林，除了有淡淡地血腥味道之外，已經找不到半點先前曾經有過一場狙殺的痕跡，軍方處理現場的水平，看來並不比監察院要差。

所有的人都已經撤走了，那名被燕小乙兒子留下來負責處理後事的丁寒最後一個離開山林。

很奇怪的，他離開之後不久，又悄無聲息地轉回了林中，在一堆泥屑之下，找到一根自己先前故意遮留下來的斷箭，小心翼翼地揣入了懷中。

接著，他又往手上吐了兩口唾沫，開始很辛苦地挖起地來，不知道挖了多久，終於挖到了很深的地方，挖出那幾具已經被燒的不成形狀的屍首，確認了三石的屍首，他從靴中抽出匕首，插入了屍首的頸骨處，十分細致地將三石大師的頭顱砍了下來。

重新填土，灑葉，布青蘚，確認沒有一點問題之後，這名叫做丁寒的人物，才滿足地歎了口氣，轉身離開了山林。

他不用進京都，因為他要去的方本來就在京都外麵。

...

陳園後山，後門，木拱門，老仆人。

老仆人從他手中接過一個盒子，一個包裹，丁寒無聲行了一禮，開始回營。

在一個陰寒的房間之中，陳萍萍坐在輪椅上，微笑看著布上的那個焦黑人頭，問道：“你說...都燒成這樣了，陛下還能不能認出來是三石那個蠢貨？”

老仆人喃喃著，說不出來什麼，隻是看著老爺似乎有些高興，他也跟著高興。

陳萍萍又從盒子裏取出那枝斷箭，眯著眼睛看了半天後，忽然尖著聲音說道：“三石是蠢貨，你說長公主是不是也是蠢貨？用誰不好，用燕小乙的兒子，固然是可以把燕小乙綁的更緊些...但也容易敗露不是？”

很明顯，這位監察院的院長大人，對於年輕一代的陰謀水準有些看不上眼。

他用枯瘦的雙手輕輕撫磨著膝上的羊毛毯子，搖頭說道：“這世上總有些人，以為有些事情是永遠沒有人知道的...比如，那個狗屁不是的君山會。”

老仆人輕聲說道：“要進宮嗎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提司大人那邊似乎有些難以下手。”老仆人是陳萍萍二十年的親信心腹管家，知道這位院長大部分的想法，小意提醒道。

陳萍萍陷入了沉默之中，片刻後說道：“範閑，可能還會動手太早...不過就讓他做吧，讓他做他所認為正確的事情，至於那些他可能不願意做的事情，我來做就好。”

有很多事情，陳萍萍永遠不會告訴範閑，因為他知道範閑的心，遠遠沒有自己堅硬與堅強。他推著輪椅來到窗邊，遠處隱隱傳來那些老人收集的美女們嘻笑之聲。

他看著外邊，想到一直在長公主身邊的袁某人，忍不住像孩子一樣天真微笑道：“往往敵人們不想我知道的事情，其實我都知道，不過...”

老人的眼中閃過一絲自嘲，歎息說道：“做一個所有事情都知道的人，其實有時候，並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”

老仆人輕輕給他捏著肩頭，知道明天院長大人帶著頭顱與斷箭入宮，君山會就會第一次顯露在陛下的麵前，而陛下也終於要下決心了。

而院長大人所需要的，就是陛下下決心。

陳萍萍緩緩低下了頭，不鬧出一些大事出來，不死幾個宮中貴人，自己怎麼甘心撒手死去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